

种植在土地上的母性记忆

崔 玲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土地和种植的?好像没有特别的记忆。父亲是搞林业的,我们从小就在林业局大院长大,耳濡目染都是植物和木材的世界,以至于我中专要报考林校,却被吃一辈子林业饭的父亲拦住,让我学医。是不是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就有了绿色的萌芽呢?

1994年,我们这个小家有了平生第一套楼房,是最顶层的5楼。楼梯最顶层的上方有一个通向楼顶的盖板,是活动的,可以推开,我突然发奇想,让装修工人做了个铁梯可以上下,楼顶上用砖砌了一个池子,用桶拎上泥土。一个小小的菜园就诞生在楼顶之上。我在休息之余,颤巍巍地爬楼梯上上撒种、浇水,还要头顶手推吃力地把楼板盖掀开或盖上,从没感到害怕和劳累。看着这个高空菜园真的长出了青菜辣椒和瓜果,那种成就感无法形容。那一年,女儿诞生,同时,我的一篇《空中菜园》文章也刊登在《新安晚报》上。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到处都有跃层,楼顶种种花草菜已是常态,所以当时报纸的编辑老师说《空中菜园》很新颖。无论如何,经营这片空中菜园时给了我丰厚的回报:一个是沉甸甸的女儿,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

2008年,已借用到开发区工作的我听说附近村庄有人出售集体自建房,跑去看看,当即决定购买。吸引我的不是房间多么大多么气派,而是前后有着宽裕的院子,足足可以安放我的瓜果菜梦,虽然这房子一时拿不到房产证,但是当理想的愿望太强烈,是远远可以忽略现实价值的。

感谢美丽朴素的双墩村,在这个傍依水之古老村庄里,在2000多年的汉陵旁,我这个平常女子成就了心中的田园梦。白天驾车盛装上班宛如“丽人”,早晨、傍晚、周末素衣草鞋草帽提篮便如农妇。冬天的寒冷冰雪,夏天的毒日热汗,有时去菜园一趟回来全身能被蚊子叮上几十个红包,奇痒无比。这些常人难耐的辛苦我都一一接受、容纳、历练了,只为了在我的田园里种出我的四季念想来。

小时在姥姥家生活,她的菜地上永远会一直有一棵小茴香,小茴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冬萎春发。农村人除了葱姜辣椒蒜,没有没有香料烧菜。这小茴香就成了姥姥家烧荤腥的宝贝调料,几十年了,那棵粗壮葱茂的小茴香一直挺拔在我的记忆里,那种香味让我馋涎哈拉着追寻和思念,所以小茴香就成了我必须栽种的植物!六安本市没有吃小茴香的习惯,更买不到苗子。我就去买中药小茴香籽做种,试验失败。又让母亲从霍邱带茴香苗来种,虽然成活,但总是没长成我心中的茴香模样。于是狠狠心上网花大价钱买了几颗多年生茴香

根茎来种,还真的成功了。后来,三棵粗壮的小茴香挺立在我的田头,才解了我心中和味蕾的怀想。

老家的农村少有红苋菜,都用青苋炒菜或下面。所以当我栽了几年红苋菜之后,虽垂涎于它的鲜嫩,也厌烦起它的易衰易老特质,吃不了多长时间,掐了几茬,种子就爬满了穗头,失了风采,嚼如木屑。又想起姥姥家的菜园,夏季种满了绿苋菜,就像村姑一样健硕,苋菜叶子厚实肉厚,有土土的清香味,一茬茬地能吃到深秋。菜园旁留一棵做种,蹭蹭能长到2米多高。那架势那品质,当是柔柔的红苋菜能比的。恰恰早已退休的母亲在林业局大园里废弃的早厕上开垦了一小片菜园,而且还真从老家淘到了绿苋菜种,特意给我留了一份,当年就试种成功。从此,家乡的绿苋菜就在我的田园里疯狂生长起来,甚至不用专门播种。这种生命力极强的家伙就像野草一样肆意蔓延,以至于吃不掉,每年都会晒许多干苋菜,留待冬天煎咸鱼或做菜包,这个苋菜承包了老家以及夏天的记忆,一直青绿。

母亲的小菜园里种的也有小茴香,还有紫苏,后者有些像我童年的噩梦。小时农村的房前屋后好像都有野生的这种植物,母亲喜欢用它下面,我们发热憋汗时又用它与生姜煮水给我们喝,一直被这种奇特的香味所困扰。所以当母亲提出让我带几棵栽时,差点拒绝,但又不忍心拂逆于母亲,就带了几棵回来。谁知这看似柔弱的红紫苏在这小小的一隅泼皮生长起来,先是我认可了它的价值和口味。时隔几十年后,当我再尝紫苏,也可能我做了医生后,对它解表发汗、行气和胃等医学价值的尊重,我这有些老化的舌尖怎么就突然喜欢上了这种香味,浓郁的、温暖的、在口腔里弥漫的缭绕不开的那种厚重氤氲。我又把它推荐给几个好友,也得到她们的欢迎。于是,当年,我就留下许多种子,在园子的许多角落都撒了下去。就这样,年年,一簇簇一蓬蓬的紫苏既像野草又像家菜,调和着我和朋友们的滋味,也守护着我们家人的健康,那是一种长足的舒快!

女儿一直未曾在这块田园中撒过欢。一是学习紧张没时间,二是惧怕园中传说的虫蛇鸟蛇。有一年暑假,我以肯德基为约饵,带领着女儿和我弟弟、妹妹家的两个女儿去园中拔草,三个丫头信誓旦旦说要好好干活,谁知不到半个小时大汗淋漓脸红燥热地嚷嚷受不了,都跑去空调房乘凉了,剩我这个老人家默默孤独地干完,还要带领她们兑现我的奖励诺言。以后再也不敢雇用这几位“童工”,孩子们对土地和种植的爱已不复我辈了。

2016年,女儿从英国留学硕士毕业回来,不愿上班,一心还想去一会世界名校,在家蹲了一年准备报

考。有了些许时间,她对我日夜劳作的田园关注起来,我有意在园中种些瓜果之类引起她采摘的兴趣,又给她留了院中最好的一块地让她自由栽种。她从网上买了许多花草,其中有一些洋花我都没见过。那一年是我们母女最惬意幸福的一年,常常是我们一起,吃着我种的蔬果欣赏着她种的花草。四季很快,一年后,女儿如愿以偿进了世界排名前二十的一所大学,她小园中的花草也搁浅起来,我这实惠主义的老妈只顾着菜园,没顾上也不会侍弄她的那些洋花们,于是,花园又复归于菜园,被一棵棵菜苗占据了。

时光飞速,由于新冠疫情蔓延,女儿一走五年没能回来,园中的青苋红苏已枯荣五季。就这五年,对于我们家,已是沧海桑田。母亲去世,我们这个家系又断了一代人的支撑,母亲不在,她的小菜园也日渐枯萎,所幸她收集的菜种都在我这完好保管。母亲与我再也无法相见,好在我与女儿经常借着微信视频聊天,也缓解了思念。由于时差,视频经常在我的午饭也是她的晚饭时间,我们母女常在一起“斗”饭,丫头常常惊叹于我盘中自产的丰富,也常常说像家中的饭菜了。时光渐老,虽然自己还是一只奔跑的马,我也有了一丝紧迫和归宿感。从不给女儿施压的我对她提出了要求,无论以后在哪安家,你都要为我们准备一处园地,以种植我的姥姥和你的姥姥留下的菜种,让它们永不失传。这个要求似乎无理,但女儿痛快地答应了。她说:“在家生活的一年中,我对土地和种植产生了浓厚的敬意和兴趣,以后,这也是我人生的奋斗目标之一了。”

仔细梳理,我种植的兴趣应该还是萌芽于姥姥的那块土地,茂盛于母亲的那块菜园,这是一种种植在土地上的母性记忆,已归于本遂。由于对植物的喜爱,常常让我去探究和解惑,顺着诗经,我查到了一种古老的蔬菜——冬寒菜。诗经“七月烹葵及菹,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中的葵以及魏晋陶渊明的“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中的葵都指此菜。在白菜没有传入中国占据菜谱首位之前,冬寒菜可是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当家菜。带着浓厚的兴趣,我也从万能的互联网上买来冬寒菜的种子,竟然一试成功。冬寒菜带有小小的粘性,烧豆腐煮稀饭格外鲜美。此后每年我都会在园里种一些,丰富蔬菜的种类同时也是保留对这种古老蔬菜品种的尊崇吧。

2000多年前或是其后很长时间,双墩这块土地上一定是会种满了冬寒菜,世代的母亲带着并教会了她们的子孙们开垦土地躬耕稼穡,养育儿女也延续血脉。当然,双墩也不会是我的终老之地,我现在的田园也终究会是其他母亲的田园,就像姥姥、母亲和我的菜园不可能是覆盖在同一片土地一样。但我知道,无论怎样挪移搬迁,只要保管好母辈们传下的种子,这些冬寒菜小茴香青苋菜红紫苏生长的地方,就一定是我的田野也是我们永远的故园。无论孩子们喜不喜欢,其实,这些种子已种植在我们的骨髓,一直在代代相传了!



八月秋蝉鸣

彭 辉

我又觉得这还是一幅丰收的水墨画,主角应该是沉甸甸的稻穗,也应该是欢悦鸣叫的蝉儿,却无处找到它们的痕迹,如同蝉噪林逾静,无影无踪,却不啻为一种强大的存在,或许就是那水墨画中的留白,成就了艺术的佳境。

传统的节气与通用的公历总有那么一点点脱节,这分明是酷暑难耐,却已是立秋之时,夏蝉,秋蝉用在它身上都不为过,它只顾竭尽全力鸣唱着。“突突突”收割机扫进农家的粮仓,意味着这个秋收的结束,也暗示着秋蝉的时日不多。智慧的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夏蝉到寒蝉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庄子说它“不知春秋”,多愁善感的文人更是把它与人生短暂、羁旅别离、失意难联系起来。殊不知,蝉从没有这样思考过,就本本分分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夏花灿烂般地鸣叫,也不顾听众的心欢还是心烦。泛黄的蚂蚱在收割后稻茬上蹦跳着,还有几个老猫顶着烈日拾取遗落的稻穗,短暂歇息后它们又鸣唱了起来,又尽其所长勾勒出另一个画面,即便依旧没有它的影子。

清晨,顺着小猫的仰角,我看到了行道树上停留的蝉,又听到它清脆的鸣叫,在这个燥热的八月。脑海中浮现起曾经的句子:作为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弱小生命体,朝饮甘露,暮咽高枝,复生秋亡,在茫茫宇宙中显得微不足道……

如果你曾被命运之神抛进过深渊,就一定能够懂得,那种六月飞雪般的寒冷与绝望。是的,1993年的夏天,对于高考落榜、参军受挫的柳冬妩来说,真如被困在漫天飞雪的茫茫旷野,四处求索,却毫无出路!

望子成龙的父母,叹息声跌进脚下庄稼地里。万般无奈,他只好投奔远在广东打工的姐姐。姐姐拿出全部的资源,终于为自己一直信加疼爱的大门谋一份工作。当她看到弟弟在车间重复着繁重无趣的劳作,甚为心疼,常常背着弟弟偷抹眼泪。在姐姐眼里,弟弟如此优秀,却被迷信的大门拒之门外。弟弟不甘心,姐姐又何尝能够甘心?于是柳冬妩把对命运的不甘以及对未来的追求,用文字换成成一颗粒珍珠,从内心孕育而出,我们来读读柳冬妩的这首诗吧:

蹒跚而来又蹒跚而去/疲惫的身躯不再灿烂美/转身之际/路标在风里失踪/城市变成化痰成影/只剩下一点空气/草声和声音……

——《临时工》1995年发表《诗刊》第5期

或许上天这样的安排,冥冥之中早已有了定数,为了不让当年那个不到二十岁的才情无限的清俊少年,在这条人间长河漂荡漂浮,辗转求索,体味残酷人世冰凉与艰辛,只为他日后跋涉文海积淀人生。

所以,后来我们才能读到这些温情的,闪烁着光芒的诗句:

在远隔万里的城市里/眼睛总会深入每一个温馨的情景/反观自己的身影/谁在乡间抚摩乳名的种子/而我已嫁接在南方的枝干上/独自遮风挡雨/我用静默的方式/学会凝望异乡的土地/并拉扯天空/让生命回黄转绿/伤口似乎渐渐愈合/一个故事葱茏于一片风景……

——《嫁接》1995年发表《诗刊》第5期

那个夏日,那段光阴,那满怀憧憬的启航,



视野里的矩阵
所有的水稻
低着头
灵魂 却立着
它们
常以谦恭的姿态
洞悉尘世万象

流冰 文/图



岁月犹可期

——记著名打工诗人、文学评论家柳冬妩

李 艳

被现实的风暴齐齐折断。然而,虽然命运给了他一段黑色的旅途,他却用坚韧之心点亮灯盏,照亮自己脚下的道路,也照亮了以后的岁月。

我看过柳冬妩写过的一篇关于自己投奔姐姐时的文章,字字泣血,句句深情。合上书页,我便在心底试问命运,怎舍得薄待这样的少年?

好在,无论生活赐他多少磨难,每当他想起故乡的父母、亲人,都能坚持下来,始终怀着一份执着的信念,不向命运屈服。当幸福遥遥无期的时候,他选择风雨兼程。以凤凰涅槃的姿势,支撑着孤独的青春。青春不光有汗水和泪水作伴,还有文学和诗歌。他用一边打工挣钱的手,一边写着诗歌。用诗歌擦去流进心头的泪水,拨亮梦想的那只微弱的灯盏,在废墟上辛勤筑建。

再来读读这首《梦中的鸟巢》吧: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像故乡的鸟儿/从一个枝条到另一个枝条/不断地将自己拾起/又不间断地向后扔去/我已无法阻挡漂泊的云/想起故乡的父老乡亲/听布谷鸟的呼唤而编成的农谚/已栽满每块田地……”

——2002年发表《诗潮》第4期

这个乡村农民的孩子,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恒心,艰难地与命运抗争。

多年之后,那株被信念种植的幼苗,终于茁壮成长成林,给了他遮挡骄阳的绿荫。

他的诗歌成为打工人心灵的甘露,他的文字给了千千万万曾经和他一样彷徨无助的人以信心,他的大量诗歌作品被各大刊物发表转载,他也被一个杂志招聘为编辑,从此与他心爱的文字结缘,并且,令其开花结果。

是的,这条跋涉之旅是何等孤独艰辛,才走向了霓虹闪耀的星光大道啊!

柳冬妩,原名刘定富,1973年11月出生,安徽习集人。国家一级作家,现为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荣获第五届中国文艺文艺评论奖、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团中央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广东省大沙田诗歌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等奖项。独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科项目、广东省重点文学创作项目、广东省宣传文化发展资金专项资助项目等。柳冬妩创作成绩卓著,在《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歌月刊》《星星诗刊》《绿风》《诗潮》《散文诗》《北京文学》《延河》等刊发表诗歌300多首。出版《梦中的鸟巢》等诗集三部。其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学术年鉴》《北大年选》《新世纪文学研究》《散文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和收入。另外,柳冬妩创作还擅长文学研究,在《读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天涯》《文艺争鸣》

《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扬子江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发表文学评论100多万字,出版《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等专著九部。柳冬妩突出的文学成就,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全国首部打工文学研究专著《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入选广东省政协主编的《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广东一千年率先》中70条东莞率先项目,入选“东莞之路”石刻群,成为东莞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率先的49个典型事例之一。入选第九届广东省“新世纪之星”、广东省首届签约文学评论家、第二届广东省重点文学创作项目签约作家、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入选中国作协与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岭南文学新实力——广东十名青年作家研讨会”、“粤派新批评”——广东十名青年评论家研讨会等。柳冬妩文学工作室,被列入东莞市首批文化名家工作室。

他取得的成就,获得瞩目!他终于如一只迁徙的鸟儿一样,在广东东莞那个繁华的城市为自己筑建了幸福的家园。

岁月犹可期,未来终不负!

柳冬妩一步一步走向成功,走向辉煌,走出一条光辉灿烂的人生长路。

我也常常在想,若当年他高考未落榜,当兵不受阻,他会走怎样的一条路?或许会如世上很

牛

刘 平

进了医院,钟开秀脑子里就迷迷糊糊冒出过一个念头,不晓得还能不能回去。她知道自己的病,脑梗,心脏也不好,大脑供血不足。这是第三次进县医院了,第一次是三年前女,第二次是去年。这次比前两次都严重,她心里就有些害怕,不晓得还能不能走出医院。

男人说:“别东想西想的,过几天就好了。”

钟开秀知道男人是在安慰自己。她知道自己的病,也知道自己的男人。

钟开秀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最辛苦的却是男人。他骑着电马儿在医院和家之间来回跑。医院离家有三十多里,男人有时候当天来当天回,每次来,都拎着一个保温饭盒,炖鸡汤、炖排骨、丸子,轮流着。男人一勺一勺喂钟开秀吃,每次都巴不得她多吃点;有时候在医院陪钟开秀两天。男人很安静地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药液快没了就按呼叫器。夜里,坐在椅子上就熬一晚。

那天,临床那个女人对钟开秀说:“你男人都瘦了。”

钟开秀说:“来来回回跑,晚上又睡不好,咋不瘦。”

输液、核磁、心电图……钟开秀知道这次没问题了,能回去。回去就要过日子,就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男人在医院陪着的时候,钟开秀老问家里的事。医生说她:“尽量少说话,好好休息。”可钟开秀还是忍不住,想起这呀那的,就问。男人开始不想告诉她,说:“别想这想那的,安心养病。”钟开秀说:“你啥都不跟我说,我咋安心?”男人没办法,只好告诉她,鸡鸭鹅都卖了,两头猪三只羊也卖了,还有两亩地的重楼也卖了。

钟开秀要强,养了一院子鸡鸭鹅,一共有一百多只,村里人都说她是“司令员”。本想喂肥了卖钱的,没想一进医院,成了给医院帮忙。钟开秀心有不甘,叹口气说:“唉!啥都没有了。”男人说:“咋啥都没有?还有我、还有牛。”

听了男人的话,钟开秀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危险,说:“牛千万不能卖了!”

男人说:“不卖。”

钟开秀有些不相信男人,说:“你敢卖牛,看我咋收拾你!”

男人说:“我卖我自己也不会卖牛!”

有时候,男人会到门外的走廊里打电话。男人的嗓门大,说啥钟开秀都能听见。那次他是和儿子说话:“没啥。你妈好多了,你们安心上班,医院有我。”另一次是打给邻居徐老焉:“老焉叔!麻烦您晚上帮忙喂一下牛。”又告诉徐老焉米糠在哪里、加多少。还有一次是打给明广,催上个月修排水沟的工钱。钟开秀躺在医院里,屋里啥都要男人操心。

第十三天的时候,钟开秀感觉好了很多,她对男人说:“我想回去了。”钟开秀知道,在这里每待一分钟,都是钱,“哗哗哗”地流。男人说:“得问医生啊。”钟开秀说:“我自己晓得,没事了。”男人还是不同意,把医生喊来了,医生说:“还不行。”

男人说:“听医生的。”

钟开秀叹口气儿,想:“唉!再住几天吧。”

药量少了很多,每天只输一组了。上午九点开始,不到十一时就结束了。输完液拔了针头,钟开秀发现自己衣服一只袖口脱了一根线,叫男人拿打火机给她烧一下。男人摸摸衣服口袋说:“没有。”钟开秀说:“你抽烟的咋不揣打火机?”男人说:“都戒一个多星期了。”

钟开秀想想,这段时间好像都没闻到男人身上有烟味。

“我真想回去了。”钟开秀看着男人消瘦疲惫的脸,又说。

“听医生的。”男人说。

男人又到门外走廊里打电话。这次声音小了很多,但钟开秀还是隐隐约约听见了一些,好像是在谈价买卖。“八千?太少了!至少一万二。”钟开秀心里一下意识到了什么,大声喊男人的名字。男人回到病床边,钟开秀一把抢过他的手机,还没挂。“你想买牛是吧?多少钱?十万!”钟开秀气呼呼说,挂了电话。

那天在病房里,钟开秀和男人吵了一架。“你不是说不卖牛么?”“我哪卖牛啦?”“没有?一万二还是啥意思?”“我只是熬他。一万二,哪个要?”“你就想卖牛……”临床那个女人一直没吱声,她似乎是被惊呆了,为了一头牛,钟开秀咋会发那么大的火。心脏有问题,生气不好。

医生护士都劝,才停住了。

这时候临床那个女人说钟开秀:“人重要还是牛重要?你不该跟人家发火。”

钟开秀说:“大妹子你不晓得!牛是农民的命根子,命根子都没了,以后日子咋过。”

男人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又在医院里苦熬了八天,钟开秀终于获准出院了。男人和她一起回到家里,看着空空荡荡的牛圈,钟开秀神情黯然,说:“你到底还是背着我把牛卖了……”

男人一条胳膊搂住钟开秀的肩,说:“牛没了,我可以变牛;你没了,我就啥都没有了。”



雨 情

安 军

雨霏霏
湿了霓裳
润透两颗彼此痴恋的心
风衣包裹红衫
心藏诗歌走向远方

任凭天老地荒 青春
一点一点把爱情点亮

撑开一把红色小花伞
展示别样的空间
剪影依依相偎的情影
缠缠绵绵 浪漫相拥一起
去看雨后的彩虹

多像南国的榕树
缠绕中有你有我
人雨成画落字流香
多像大漠胡杨



多顺风顺水的大学生那样,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过安逸的日子,度平凡的人生。恰恰是他当年历尽的艰难,吃了常人难吃的苦,忍了别人不能忍的痛,才成就了他流光溢彩的人生。

因为,上天从来不会无缘无故赐予一个人苦难,也不会无缘无故赐予一个人鲜花和掌声。面对生活的强者,它拿走的,必会加倍奉还。

他爱家乡的山水,更爱家乡的人们。每当老家的乡亲、亲戚、或文友,莅临他居住的城市,无论多忙,他也会抽身接待,给予对方家的温暖。他虽走过半世烟雨,仍旧情怀不改。对世人,对文字,对这爱他又给予他磨难与辉煌的红尘,始终保持挚爱之心。

无论你在南方那个灯红酒绿的城市,还是在叶集老街的红砖街巷,抑或是在拱集会馆村的乡间小路,与他相逢,你仍会看到一个腼腆若少年的男子,他的笑容亲切而又明媚,让你瞬间想起那句“虽走过半世烟雨,归来仍是少年”的诗句!

柳冬妩用他毕生的精力,抒写了一首婉约的、至情至爱的美好长诗,令世人羡慕又爱戴,敬佩又信服。

报告文学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 箱:643965541@qq.com